六藝之一錄

六四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三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十三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九

晉王獻之書一

王獻之字子敬右軍第七子起家秘書郎歷中書令卒贈侍中特進光禄大夫太宰帖目當稱東晉特進光禄大夫王獻之書

欽定四庫全書

右軍書雖鳳翥龍翔實則左規右矩所以無妙不臻大令則離而二之規矩者過於專謹翔舞者過於縱逸所以右軍風流漸以澌薄子昂得其專謹元章得其縱逸皆於大令各得一體然皆能絶詣其極所以能名一時傳後世此卷大令諸行帖風格清勁已拔子昂之髓後卷諸行草則元章底本盡露矣雖不及右軍猶堪陶鑄米趙王元美謂大令散朗多姿已逗露李北海米元章趙文敏消息可謂善鑒

相過帖　此帖韻殊清逈自是子敬存意書米元章以為無名人偽作殆是臆決長睿云借非獻之韻自可賞亦以米說為過　未嘗暫捉當是掇字施作撥殆無寔處施作寘顧作寘漼流施作漼顧作灌既已往負顧云當作負然文義當是矣皆未可據以為定闕疑為得

諸舍帖　以問慰情當是比問劉顧作以非

永嘉帖　此與上諸舍帖筆勢不同上適行盡劉顧合

上作一帖誤鵞還慰意下五行與永嘉四行筆勢正
同且文意相屬定當是一帖顧反分作二帖尤誤
眞壽鵞皆當是王謝子弟小字長睿云鵞者如袁羊
顧虎之類或以此鵞即逸少所愛之鵞甚可鄙笑按
右軍有鵞差不甚懸心一帖當是一人王氏子弟多
以禽名為小字如鶻不佳鵞還慰姊意之類其賤之
深正愛之甚也　已當向發宜作當言鵞還令正當
發分張傷懷也下當復憂懸亦同大令鴨頭丸帖二

當字皆如此書顧作嘗非

諸女帖　何日至至上至轉筆圓下至轉筆稍方上當是至下當是慰言阮新婦以何日至至則慰姊目下也目下之末一帖有君書二字按此帖下當有亡失

二王帖多不可讀而王侍書又了不關意苟以成卷遂至首尾脱失不復成章者不可勝數如七卷所收右軍龍保等帖皆十七帖中所有烜赫在人耳目前者王著乖離舛謬大率類此昔人有閣帖如土苴之

論推理殆不為過

授衣帖　長睿云授衣帖歷世所傳自為一卷官帖中亡其帖尾政在此耳下尚有當今可復使不萬全不顧其以多算難易得之便自可令不為因絫耳比者忉怛當不可言當不可言獻之死罪共四十三字官帖亡之又其間多有燥筆及魚食處而官帖不復依本所失多矣按長睿所見當非大觀正本僕於仁和湯懷清少宰家借得亮字不全本對挍因絫作因累

當不可言只作當可言無不字於當可旁谷加一點於言下亦加一點末死下無罪字與長睿異絳帖則與長睿同惟以因粲為因叅則異耳文絳帖自當今下四十三字筆法差瘦與前不同大觀則前後如一一帖而三刻互異如此果將何所為據乎　脚及可痛氣當作脚及耳痛氣言脚與耳皆有痛氣也劉顧釋作可文義不可通又可字與帖末可字長短雖不同筆法自一當以耳為正顧釋誤先大惡大字不乃

為患患字俱模失政當作正正乃家諱故右軍父子
多以政為正説已見第六卷
安和帖　此帖龍蛇宛轉絶有奇致然於右軍風度亦
不免少漓矣蓋已開顛素之先要之自謹入縱由正
入奇風會遷流自然有此然愈縱愈奇亦愈以薄矣
窮必思反志古之士所以貴復其初也　體復ㄖ如
當是體復何如何字筆尾少帶與如字接故有似必
耳顧誤作何必誤ろ有佳ㄈ當是行有佳酒行黄諫

作何酒次莊作治俱非　大觀帖尾有獻之兩字字亦微大施謂别用摹入按古帖凡作名處多有異態右軍帖中如此者不可勝舉此蓋官帖失摹非大觀移掇也

姑比日帖　此帖及下思戀歲終兩帖馮涿州家快雪帖亦模入而淳化雄厚快雪清遒各有勝處快雪常别一模本然古帖多失真即此亦可推見　獻之白一本之下無白字按古帖多以獨點遠帶下為白此

帶之字連下或者不省故失之耳右軍帖帶下者多有以服散當是以已字右軍多作以以說見第六卷顧作此亦通　顧汝和云比驎張堪小字

思戀帖　奉久無復日當是奉見劉顧誤作奉兄

節過歲終帖　漸復先帖正作先劉釋是施作充顧作充皆非

顧餘餘帖　施云此帖前段已亡無文義可考　育與倪亦當是王謝子弟小字㸃心懸字首多一折當是

筆帶上来模者偶重耳然懸字左傍是倒首理亦無誤

適奉帖　適奉以下四行劉次莊别為一帖最是顧誤合為一

夏節近帖　再拜上文義當有獻之二字模失之耳㗢復夊少文義當是㗢復多少然書法却是知亦縁勾模有誤

思戀帖　無往不至文義當是無往不至言思戀無所

不至也至與禊帖羣賢畢至書法正同唯起筆多一
小折與顧餘帖懸字同皆由模失劉顧皆釋作慰按
草法慰作至起亦無折仍當以至為長

歲盡帖　歔之亦〻憒當是惡憒言歲盡感懷胸殊惡
憒也或作忌作忘俱未是勿謹〻諒不天勿當是勿
勿晉人多以倉皇為勿筆勢偶短耳劉作匆非匆匆
乃近世語晉士無此謹〻當是謹白諒不矣當是諸
不具顧作勿謹拜疏不具皆失之〻乃拜字古帖再

拜多作再刂或作行非

衛軍帖　衛軍王恢也或稱王薈按王薈以疾卒於官贈衛將軍帖云衛軍猶未平和則薈尚未卒不應遽稱衛軍考晉書王劭第三子恢為右衛將軍此稱衛軍定當是恢況下僕射正為王劭則衛軍為恢無疑

冠〻〻懸企〻當是首劉作告非　吾家欝岡齋亦收此帖筆法與此不同字之大小亦異當別是一模本

靜息帖　長睿云賴消息內外極生冷內外二字本行旁注故字差小而昧者摹填著行中非也當依本為勝諸帖中此例甚多如十七帖中令人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悢悢脚中轉劇等字本皆側注後人摹以入行殊失格體至於蘭亭敘古本二十八行第十四行間接紙處特闊梁舍人徐僧權於其旁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法書皆如此而此帖僧下亡權字世人乃云僧者曽之誤因模入行中讀為曽不知老之

將至非也考晉書逸少本傳及書録第十卷皆載此叙俱無曽字益可是正乃知善摹帖者勿問其黵減注腕横斜大小一放其本而不小異乃不失真矣今法帖多妄更易至以注字入行大小既殊體不綴屬後人從而效之一行之中洪纖頓異號子母體如第五卷僞智果書是也每一觀之使人深慨　又云礬石深是可疑事凡憙患散輙發癰散者寒熱散之類散中蓋用礬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荆州與王粲登

障山見一岡不生草木絮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氣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礜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氷古人謂之温洛下亦有礜石今取此石置甕中水亦不氷又鸛伏卵以助煖氣其酷烈如此

姊性纏綿帖　施宿釋注云自姊性纏綿下載續帖第二卷右軍部中字體一同按帖中明有獻之字其非右軍不問可知續帖誤也又前行宜思之也下有獻

之字文義已完此兩行當別是一帖且筆法與前不類的的無疑顧合上作一帖誤　姊性帖兩字皆是當或誤作常

鄱陽帖　鄱陽庾冰也冰既輔政懼權盛求出遂除都督江荊等州軍事江州刺史鄱陽屬江州郡故稱鄱陽也冰七子倩柔以海西公廢桓溫陷以武陵王黨殺之藴於廣州飲鴆卒希以討桓温故城陷被擒希邈及子姪五人斬於建康市惟友及藴諸子獲全所

謂鄱陽一門艱故至此坐視其滅盡使人悲熟者也
子高未詳
阮新婦帖　勉與免同尚乃當字大令凡書當字多如
此劉顧作常誤
奉對帖　羲獻兩世皆為郗氏聓羲之郗鑒壻獻之郗
曇壻獻之以選尚新安公主遂與郗離婚此帖當是
離婚後書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獻之以吳興太守徵
拜中書令遇疾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獻之云不覺

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按王謝為江左名族獻之又
名父之子乃不能以禮自守怵於富貴自絶糟糠為
終身之疚此帖云方欲與姊偕老豈謂乖别至此唯
當絶氣雖未嘗不深以自訟然一誤莫反悔亦何及
觀其字畫草草多失法度即當年媿恨之意可知然
猶知自訟故猶有可尚處考晉書重熙止一子名恢
此帖稱方欲與姊偕老定當為與恢書或即與妻長
睿但云當是與郗家帖未之深考耳　長睿云郗氏

自太尉鑒後為江左名族其姓讀如絺繡之絺而世人以俗書郗字作郄因讀為郤誂之郤非也郤誂乃春秋晉大夫郤穀之後郄鑒乃漢御史大夫郗慮之後姓原既異音讀逈殊後世因俗書相亂遂不復辨亦近代氏族及小學不講之故也　觸[illegible]暢劉作觸頗不可解或作觸額當可通觸額合歡睡也如字右闕中一筆當由鉤摹失誤後見姊姊字可證[illegible]顧作別為是長睿作反亦通或誤作列[illegible][illegible]當是纏綿

顧作俯仰誤學顧正作當劉誤作常

夏日帖　思道撤之子楨之也小字思道　可得當是

奈何奈何中加一拂當帶下作點模者失之耳顧但

作奈何失之

思戀帖　奉見帖明是奉見或作奉具誤信還帖是信

還顧云作還亦誤

白東帖　倉卒〻當是倉卒乏劉誤作令娱帖本作娱

劉譌作誤不乃怎不惡上失一小畫

發吳興帖　顧云經感二字特小似以旁注摹入行者按經感當是纏感劉顧作經感非告風疾告字差小亦旁注模入　五王本楷書吾字与王本草書與字後當是復一作後非故云當是云劉顧作故足亦非視華視字左上失一點

昨遂不奉別帖　黄山谷云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自言故應不同真不虛耳中令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是牋素敗逸遂多

闕耳觀其可讀者知其爾耳米元章專治中令書皆以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杜元凱春秋癖耶　長睿云昨遂不奉恨深此近世人語非子敬書按此帖載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中為王氏歷世傳寶墨跡豈有偽理長睿每以辭語明顯者為非二王書臆決無據又此帖唐摹墨跡今藏武英殿曩在京時嘗得見之不奉下紙破碎尚有別悵二字猶存其半淳化去之深字唐摹本作深淳化作溪大觀承之皆誤又通

體字形雖具而精神氣骨無復十一淳化信土苴矣

腎氣丸帖　比服服字作肵大觀作服當以大觀為正

齊劑通前漢藝文志百藥齊和正作齊此書齊字以中筆帶下當字淳化模失大觀殊楚楚也

先夜帖　此帖乃大令倣右軍筆法者故竟體有似處然縱逸之氣故時露汋汐二字相混無别當由模誤顧作湯酒亦臆决昨字首筆當帶下别字來本書與刻帖行列處長短不侔故越行中斷耳大觀正依本

玄度帖　長睿云玄度帖米以為無名人作僕謂此真晉人語筆勢踈緩大令書則非帖云仁祖欲請為軍司按獻之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卒上推謝尚於穆帝升平元年卒時獻之方年十三請軍司又在升平前大令是時纔十許歲安得已作書論時事殆是穆帝時人偽作第十卷玄度何來遲亦此類

按世說新語注獻之卒於孝武帝太元十三年考本傳謝安以太元十年乙酉卒獻之疏請加禮未幾遇

疾卒於官若如十三年之說則去安之卒已三年不
得云未幾遇疾卒矣當以長睿之言為正　玄度許
詢也輿公孫綽也齡即脩齡王胡之也仁祖謝尚也
諸𫝑當是吳劉作吾或作從誤

慕容帖　米云亦無名人偽按此兩帖與第七卷前右
軍諸帖當是一手偽書賴字左半鉤模小失

薄冷益部兩帖　黄山谷云薄冷以下至消息二十八
字是歐陽率更書不但得之筆法其語氣似隋唐間

人　元章云薄冷益郎兩帖並歐陽率更書　長睿云米以薄冷益部二帖為歐陽率更書實然但米誤以益部為益郎耳益部者舊傳蓋借陳壽所著益部耆舊傳也　寫取了字筆末引長當是寫取耳顧作了恐未是求𡖋次按書法信下當有疊字劉但作求信次非

錫大佳帖　錫大佳下兩行當别為一帖非直文義不屬筆勢亦小異要之亦是率更書

前告帖　此與前玄度兩帖皆一手偽書米鑒良是又鉤模多失筆家㠯當是家從舊釋誤作信非直晉人不以信為書信之信觀其草法亦是從不是信也德遠德字中失一小畫所致以字本一重筆有飛白令分為二永勹觀其筆勢疑當是永勹失中一畫何可之久多フ疑當是何可與恐永問末當有闕文耳作之下令永門恐未必是存疑為可

欝欝帖　此左思詠史詩後少地勢使之然六句長睿

云乃後人集大令書　此帖鉤模失誤全不成字而筆力委瑣全非大令風骨長睿目為集大令書猶是過則之論

仲宗黃門二帖　此二帖深謹中有游行自在之致格韻絶類右軍當是大令倣右軍書乃大令帖中最上之作長睿以為亦王氏書非大令鑒未是又獻之無子此云諸兒禍變無常當是諸從之有禍變者　按獻之兄徽之為黃門侍郎後獻之月餘卒此云黃門

隕背當别是一人晉書王彬傳長子彭之嗣位至黄門郎彭之為獻之從叔或當是彭之也

外甥帖　今當是令劉作念非𠃧當是知劉作欲非𢙣篤更字上多一點當是鈎模有誤

思戀帖　此帖重見本卷帖末少静字文既少異筆法亦頗不同一帖兩刻且見本卷乃不及覺不省當年何便至此又不省歷代何以都不省覺乃傳寳至此泉本不復此三行宜矣　此卷凡有三思戀帖第一

帖雖與後二帖不同然詞意則一後二帖中字大半

第一帖所有應是後人簡括第一帖僞為之

冠軍帖　此帖重見十卷而字勢大小絶不相同燋怙

可〻後作燋悚可言此作燋惰字書無惰字乃鈎模

之誤當以悚為正可〻當作可言劉顧作耳悮

可不必帖　此帖前有闕文三行别是一帖劉合下諸

舍四行作一帖誤且第三行勞下明有空地其非一

帖決矣

諸舍二帖　首行八字與後蹇仰以下十八字筆勢不同當是兩帖泉本無下十八字亦有見但脫失可惜耳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十

晉王獻之書二

前卷僞帖最少止玄度等數帖耳此卷僞者過半惟月終及尊體復何如二帖風韻與前卷同疾得損服油等三四帖倣右軍新婦鴨頭丸等帖風力圓勁為

大令真筆餘皆俗手偽書為沿門擉黑者開先路就中鶱羣一帖筆力猶鬱勁逎發可觀然去子敬風流亦以遠矣

桓江州帖　自此至慶等已至十帖皆是偽書元章謂是張長史以其草法狂縱故有此目實臆决也長睿云米以為張長史雖未必然要非大令書也此帖亦不至惡但縱任近俗無晉世清韻耳按此十帖與第二卷張芝知汝殊愁同出一手韻濁體俗不惟非大

令亦斷斷不是張長史長史雖狂縱然自有一段逸
氣此殊滯下乃俗手習顛素者僞為二王帖語耳王
元美謂長史去此尚三舍恐是大令劊草此元美震
於其名不敢更為異同之論耳若大令果作如此書
雖兩晉低手之末亦不堪位置何緣便與右軍齊名
此與第六卷右軍適欲遣書等帖又不同彼糾繞
無勁骨此猶是圓渾故當别是一手然學之不已定
可沿門擉黒　長睿云張彦遠右軍帖録有此語此

亡其半上有知汝欲來下云云凡九十字亦見續帖
逸少部中結字殊應規矩葢王氏子弟臨逸少書勝
此遠矣按張彥遠法書要録所載右軍書語並無此
帖大令書語中有之亦分作兩帖不省長睿所見又
何云也或當別是一書耶　桓江州桓玄也或稱桓
沖按沖以孝武寧康元年都督揚豫江州軍事不得
專稱江州桓玄以安帝隆安四年領荆州刺史玄固
求江州朝廷不能違則江州當是桓玄玄之領江州

後大令之卒十有二年則此帖之偽正不待證之筆法决知非是矣　東坡以張彥遠作攺材當是枋文壽承云疑借作船舫之舫東攺枋恐是當時船名言當具東攺枋三四迎汝也或作攻未詳無湖地名晉書地理志作無湖無上無草按無字即繁蕪之蕪本不應有草湖乃湖字劉作御黃作仰皆非信還〻當是一一張彥遠正作一一顧作具非白當是白陳誤作自以當是比邳〻疑當是紀若顧作絕欲可疑未

識字勾模有誤大抵此帖文多斷續不可曉本是偽
書亦不足深辨也　張彥遠法書要録所載與此小
異改枋下重一枋字末句此作書欲不能成之亦與
帖有異同當是鈎模脫誤
疾不退帖　語同六卷説已見前而書法彼此不同如
此決知偽作無疑也　此豈常下至〻筆法當是至
至然以第六卷證之當是憂憂筆駛誤耳肌色上大
觀有云字誺當是竦或誤作踈　消息以上五行與

上文義相屬當是一帖劉次莊正合為一誤以施作頭項劉顧作頭項疑當是誤攻言恒患投劘誤攻耳

鐵石兩帖　鐵石或云是殷鐵石東坡云梁武帝使殷鐵石臨右軍書而此帖有與鐵石共書語恐非二王書字亦不甚工覽者可細辨也按右軍亦有鐵石令出求救帖皆是偽書　前兩帖以字俱當是頃二王帖凡頃字俱作以若須字便作以左上多一點遠於當年若作達字上多一小畫若作遲字中又多一折

若以上小畫為一字作一達亦未必是存疑為可不
知欲得一散懷文義定當是那模搨時失一小折耳
作邦非

玄度帖　長睿云玄度何來遲亦似逸少語其字皆長
史藏真輩偽作或自書二王帖中語耳如第二卷知
汝殊愁及藏真長史部中諸帖一手也嘗謂當是常
復顧作當謂非多感下大觀多共字〻豈須言當是
卿或作公非後面得〻送亦是卿也過半〻定當是

半日模搨失耳呱當是喻顧作呱非子明是一十顧云當合作畢非所以致歙陽當是鄭陽以地名故右從邑模搨時失一折耳泉本正有之顧作歎陽非帖後有諸歙乃是歎也又何物近道兩行按文義大觀模誤顧乃謂大觀改正亦非矣劉顧作貪黃諫作奕忽動小行帖　晝字山谷作晝以為筆誤成十是也自不得已當是自不可已竟似何則亦由筆誤岐當還當是岐當還岐人名也岐當二字以筆駛故亦不甚

應模矩

委曲帖　委曲以下六行筆意更縱且行間亦微有空當别為一帖爲字模誤於勝常正是想顧作於誤向達都向是失左筆但恐作但恐與第二卷張芝帖且字同則知此上數帖與張芝帖同為一手偽作無疑矣　元章云已上八帖大唐左衛長史張旭書

慶等已至帖　宋曹之格寶晉齋帖有子敬十二月割至帖至慶等大軍止共三十二字董玄宰戲鴻堂帖

以為辭意相屬以置此帖之前合為一帖信是有見
互道尋去按書法當是直道劉顧作宜誤戲鴻本作
還道與互全不同此當模誤分張少言當是分張可
言帶上張字末一折作可字首筆古帖中往往多如
此劉顧不知此義釋作分張少言誤　以上諸偽帖
書既狂怪文義又斷續不可通而王侍書以置子敬
卷首豈以此諸帖為子敬奇絕之作耶第六卷適欲
遣書等帖亦以置右軍之首見亦如此侍書真偽莫

辨雅俗不分一至於此宜其為米黄二公掊擊盡也

元章謂已上諸帖為張長史書吾於卷首已辨之矣獨於委曲帖下書以上八帖為唐張旭書豈以此一帖為大令耶此帖書狂韻俗與前數帖同而帖中互字上帖但字與第二卷張旭帖中互字如出一手不必問其他即此一字已脚手全見矣其同為偽跡無疑

新婦服地黄湯帖　未還何如可字可疑劉作何顧作

可俱未確　絳帖亦收此帖與淳化殊不同絳本云獻之自吾鄱陽東歸新婦遂不佳服地黃湯來眠食尚未復常憂懸不去心阿姨所患得差否前所論事想必及也明當與君相見耶獻之按新婦帖有唐人摹本與淳化正同當以淳化為正絳本所收乃是後人集大令書鄱陽東歸集鄱陽歸鄉帖語阿姨所患得差否集阿姨帖語明當與君相見集鴨頭丸帖語皆集十卷大令書當是偽帖

鴨頭丸帖　此帖真跡萬歴間藏新安吳用卿家刻餘
清帖中信是大令合作宋思陵題為右軍且為之贊
柯九思等亦未敢有異論恐俱誤

阿姨帖　按此阿姨帖及後豹奴鄱陽等八九帖皆豊
潤工穩然乏之大令超軼之妙與右軍夫人平康等帖
同出一手恐亦是代書人作僕此論似駭人意然正
有見

豹奴帖　長睿云豹奴桓嗣也王氏甥故二王帖中時

及之如云豹奴晚歸家之類然此豹奴惟省一書帖亦後人依倣　僕謂阿姨以下諸帖為一手偽作此豹奴帖筆意充裕與前後諸帖同出一手長睿目為後人依倣益可信鄙見之非妄矣然此諸帖格韻猶正與前桓江州等帖不同故是偽書中合作

孫權據江東帖　此與第五卷孤不度德及董卓以來兩帖皆無名人書蜀志諸葛亮傳中語此帖正接董卓帖後王侍書不省以前二段為古法帖以此一段

為大令帖又於帖首妄加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本書魏志何得以為大令尺牘真不直一笑也　世字中闕一筆蓋避唐太宗諱則此帖乃唐人所模唐時書法極重乃亦胡亂傳寫如此王侍書不為削奪乃列之官帖中既偽於前又誤於後不謂古人竟亦有爾深可怪也盡乃盡字章草法故爾次莊誤作建長睿云西連巴蜀與用武之國連武二字章草體差相亂模者謬置之其下按蜀志失主字帖末信義著

於四海下諸葛語尚未竟而忽以來之大國誠難至也八字盡之此與帖首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同其謬妄如此　何屺瞻云來當是封亦臆見

鄱陽帖　散騎王敬和洽也歷散騎中書郎

疾得損帖　大令此帖乃倣右軍然英雋本色故自不之

極熱帖　問爭閟下兩點或連上作閟閟或連下軍事作閟暈皆可通

患膿帖　此下四行與上極熱帖筆法既殊文義亦不相屬當别是一帖又筆法柔滑應是偽作　按長睿以此兩帖皆近世俗言字勢亦不至佳為非王氏帖吾前言長睿每以辭語顯直為非二王恐非定論大抵世愈降則文益多何緣希此消息君有好藥等語便非大令耶此論書法但當以字為主此極熱兩帖與上鄱陽阿姨等帖筆法氣韻皆同而此更柔滑以此而言長睿目為非王氏帖故當斷以不疑耳

冠軍帖　米云此帖偽大觀以此重第九卷故不著

服油帖　長睿以不至絕艱辛也為近世俗言非王氏帖按此大令倣右軍書圓渾變化直擬乃父為大令帖中最上之作長睿不能書故不善鑒耳

阿姑帖　阿姑帖同上豹奴鄱陽一手書勿當是知一作欲非

舍內帖　分连當是分違右軍行至吳帖違字亦如此劉作分連顧作分遺皆非

復面帖　此與上冠軍帖皆一手書筆直韻弱擬大令之面貌而亡其神采信是僞作長睿以為宋齊人書恐尚是過論　言〻按書法是居字一作首帖前有首字作〻與此不同作居為是末〻〻當是一一作耳作具皆非

還此帖　米以此下兩帖為僞按此皆大令擬右軍書得西問帖尤是合作米鑒過也　領軍王洽也穆帝徵拜領軍按庾亮曾為中領軍庾氷亦為領軍將軍

然皆在大令前此領軍定當是洽丹陽庚和也升平中代孔嚴為丹陽尹和於太和初亦代王恪為中領軍然不應一人兩稱決知領軍非庚和也鄱陽見前卷　故〻風當是苦風帖後疾〻字同此作在非作者亦非亦〻得當是亦云得作足得非

得西問帖　寇復云何當是寇作寢非右軍桓公摧寇帖寇字正如此

月終帖　此帖米以為偽按此與前卷永嘉授衣等帖

筆法正同皆大令極矜練之作米目為偽恐是過

東家帖　此帖與前豹奴帖鄱陽帖同出一手

昨日諸顧帖　此字誤從目鈎模有失泠當是泠作洽

誤　常〻〻故爾悵〻當是常惡公故爾快快言掭之創不差胸次常惡想公亦當快快古人文字簡質如此顧作常念筆法不合悵〻一作憒憒亦通昨來以下當是昨來復下澄齋誤以昨為作次莊誤以復為腹皆非殊〻文義當是殊之言以昨下故殊之也

筆駛有似口耳顧云疑作口非石的丸的字中少一點模搨失耳泉本有之當以泉本為正冀以力當是冀得力亦緣筆駛故有似何字顧謂當作之尤非謹〻當是謹白劉顧作謹謹亦誤

不審尊體帖　米以此帖為羊欣書尤為臆決此與上月終帖皆大令合作米以前帖為偽此竟云羊欣自異其鑒不可解者當是者作告作去皆非

嫂等更惡帖　此與前阿姑東家等帖筆法正同長睿

云亦王氏書非大令可謂至鑒　攜其長幼詣汝帖正作詣顧誤作諸大都可丂當是大都可耳前卷授衣帖兩耳字俱如此書顧作可可亦誤

鄱陽歸鄉帖　此帖重見五卷米亦以為羊欣書按此與前不審尊體帖筆法不同而亦以為羊欣不知何據又米於第五卷帖注云子敬而此乃云羊欣自異其鑒亦不可解　此帖與東家娗更惡等帖大略相同此更率而滑矣定是偽書

海鹽諸舍帖　黃山谷云右軍寫經換鵞時子敬尚幼少未必能作此簡此是好事者為之耳如貞觀初楊師道輩可作此字　元章云偽帖長睿云前輩謂此墨帖乃大令真跡筆勢險遠如從空中數丈外擲下此非僕之所敢知也此書殊不惡但怒張狂勁無晉諸賢韻味又帖中詞云崇虛劉道士鵞羣並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蓋以逸少嘗書道德經換鵞山陰曇壤村道士舉羣贈之故傳會作此帖耳崇虛館

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後子敬五十餘年何得已稱之又魏收釋老志太和十五年詔立道家寺於桑乾之陰名崇虚寺去晉愈遠矣其偽不疑　海鹽筆法當是海監顧作海鹽按晉書地理吳郡有海鹽縣大令父子家於會稽去海鹽為近定當是也崇字鉤模有誤

敬祖帖　此帖重見五卷字亦微異

法帖考正叙

宋太宗淳化中出内府所藏古帖詔侍書王著釐定勒成十卷名曰淳化祕閣法帖真偽雜出錯亂失序識者病焉然以刻自天府臣下不敢妄有訾毀故自淳化後無一人異論者米元章始以所見剏為區別黃長睿因之更據史書考其紕繆所見益精而字畫淆偽未暇是正明嘉靖中上海顧汝和本米黃未盡之指細意校勘雖其板本皴裂字畫剝食處亦必異同並載無有遺失自米黃後閣帖釋文無有詳到如汝和者康熙間義門

何太史焯更以姜白石絳帖平增註其上同年徐太史葆光又復旁搜博採益增其舊年來余抱痾掩關時時臨寫偶有所見輒復條疏積今五年漸以成帙於是發意博取羣書詳悉考鏡事辭參錯必補正之即字畫淆譌亦援前規備為詳訂於是閣帖十卷異同是非皆有據依名曰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其鄙見所不及考索所未備者闕之以俟質之解人或得或失幸有以教我雍正庚戌冬十有一月朔奉直大夫吏部員外郎琅邪王

澍書於二泉之聽松菴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四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十四

淳化祖石刻

大梁劉衍卿世昌云大德己亥婦翁張君錫攜余同觀淳化祖石帖卷尾各有題識第一卷邊高平范仲淹曽觀年月日題第五卷東坡張文潛題又有姜白石書小楷三四十字第六卷洛陽伊川老夫不知為

何人又太學愽士陳士元云此正祖石又有蘇舜欽題第七卷陳簡齋奉㫖觀於秋香亭下云魏晉法書非人間合有自我太宗皇帝刻石龍錫下方見不滿十数臣與義頓首謹書第八卷蘇頌云此帖世不多見是日賞牡丹得觀於相君西齋張舜民題亦在此卷第十卷太宗書淳化四年六月廿二日賜畢士安賜字上寳後叚畢丞相黄字書子孫寳享等語百餘字逐卷有高宗内府印百餘顆後有賈氏長字印又

有一小印合縫云是蔡太師印山和尚錦裝褫籤題云淳化祖石刻及見吳郡陸友仁又云嘗覩褚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為法帖之祖劉陸之說殊不相合偶讀劉跂暇日記亦載此事云馬傳慶說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校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將書館所有增作十卷為版本而石本復以

火斷缺人家時收得一二卷然閣帖於各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此侍書王著筆也而陳簡齋亦云太宗刻石則行卿所謂祖石刻豈即南唐時帖乎抑太宗增刻者但不知南唐亦作十卷否徐鉉馬傳慶二説又不同今世言淳化閣帖用銀錠攙棗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印者則傳慶板本之説合故趙希鵠洞天清録集亦云用棗木板摹刻故板時有銀錠紋用李

廷珪墨打手揩之不污手余嘗見閣本數十止三本真者其紙墨法度種種逈别妙在心悟固難以言語形容然又傳仁宗嘗詔僧希白刻石於秘閣前有目録卷尾無篆書題字所謂祖石刻者豈即此歟輟耕録

南唐昇元帖以匱紙摹搨李廷珪墨拂之為絶品匱紙者打金箔紙也其次即用澄心堂紙蟬翅拂為第二品濃墨本為第三品也昇元帖在淳化祖刻之上隋開元帖之下然今皆不可復見矣墨池璅録

昇元帖是南唐徐鉉等所摹縁在淳化前故名為祖帖余家有澄清堂帖是竪竹簾紙墨色黯淡古香撲鼻鐫手於轉使處時露鋒穎遂令逸少鬚麋宛然如在計知微亦曾見此二本以資近昇元乃摹採為多致傷肥重邢侗來禽館集

澄清初不定何代本取質婁江尚書尚書以詢顧廷尉研山研山大駭以為是南唐官拓的本係賀監手摹清潤天授品列昇元上往入吾囊中今流在中原

顧屬邢君善寶之妻江公及廷尉兩箋猶在恨知徵乃置澄清不孼采也同上

淳化閣帖

淳化閣帖非精於鑒賞者莫能辨其真偽非博於討論者不可得其源流嘗記祖石刻之説今復究研大略於稽古之書質正是否於好事之人用贅於此云

宋太宗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臨搨以棗木鏤刻釐為一十卷於每卷末篆題云淳

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至仁
宗又詔僧希白刻石於秘閣前有目録卷後無篆題
世傳以為二王府帖者非也蓋元祐中親賢宅從禁
中借板墨百本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黒
又多墨横裂紋時有皺散失字處親賢宅魏王所居
魏王二王也又有高宗紹興中國子監本其首尾與
淳化略無少異當時御前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
箔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

為銀錠攘痕以愚人但損剥非復拓本之遒勁矣初
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内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即今續
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搨歴代真跡刻石於太清
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其間數帖
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
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
去歲月名銜以為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
七帖總為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絳帖者尚

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於家為石本而其傳寫字多譌舛世稱為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帖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單炳文曰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煒家藏舊本比之今本第九卷内今本多誤筆法且俗曹士冕曰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斷眼數目單炳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世傳潘氏析居法帖分而為二其

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名東庫本第九卷之舛誤益始於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為次第後避金主亮諱但庚亮帖内亮字皆去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本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潭帖者慶歷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令慧照大師希白模刻於石寘之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諸帖而

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有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而歲月各異中間繆處甚多朱文公譏其極為可笑者是也潭帖之别則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廬陵蕭氏本等類甚多戲魚即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於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摹於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於長沙買石摹僧寶月古法帖十卷寶月慧照也

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後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摹鼎帖板本校諸帖增益最多澧陽石刻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又有淳熙修內司本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本若此之類大抵皆法帖一再傳之翻摹殊失筆意無足觀者汪逵字季路衢州人官至端明殿學士建集古堂藏奇書秘蹟金石遺文二千卷著淳化閣帖辨記共十卷極為詳備末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十

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於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錠印痕則是木裂其墨乃李廷珪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為肥劉潛夫曰近人多不識閣帖某家所藏本皆非真真者字極豐穰有神采如潭絳則太瘦臨江則太媚又用李廷珪墨印造余始得汪端明所記行數閣帖恨無真帖參校晚使江左用二千楮致一本尤伯晦見之曰寶物也夫真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版數在下惟此

本卷數版數字皆相聯屬二也他本行數字比帖字

小而瘦此本行数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余所

得江左本每每版皆全紙無接黏處一部十卷無一

版不與端明所記合乃知昔人裝背之際寧使每版

行數或多或寡而不肯剪截湊合者欲存舊帖之真

面目四也 輟耕錄

自太宗刻此帖轉相傳刻遂徧天下有二王府帖大

觀太清樓帖紹興監帖淳熙修內司帖臨江戲魚堂

帖利州帖黔江帖卷帙悉同又有慶歴長沙劉丞相私第帖碑工帖尚書郎潘師旦絳州帖絳公庫帖稍加損益卷帙亦異其他瑣瑣者又數十家不可悉記而長沙絳州最知名要皆本此帖松雪齋集

王柏淳化帖記云本朝太宗皇帝天下甫定即遣使購募前賢真蹟集為法帖十卷鏤板於中禁每大臣登進二府者賜以墨本歐陽集古録云時禁中灾碑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耳故人間以

官法帖為難得然當時命王著辨精麤而著之識見不明真偽莫察玉石雜糅遂為全帖之累前人論此固多矣此雖不能無疵今彙萃古人筆千百年間一開卷而粲然在目使人擊節賞歎不已豈不快哉後來未暇論其少繆政恨真法帖之難見絳帖銓次不同希白長沙帖字行踈密亦異陳王本病於無精神臨江本病於瘦弱俱不足以比肩閣本不特字體變動而模拓亦無精墨是以山谷云當時用歙州貢墨

模打則色濃李莊簡云用後用潘谷墨則色淡此墨
李廷珪墨
色濃淡之分也李莊簡云初時板完好不用銀釘後
來板漸拆裂然後用銀釘此銀釘有無之分也山谷
又謂墨濃則肥墨淡則肥此字畫肥瘦之分也然非
閣本則此皆不足辨予所見閣帖凡四本一為李莊
簡舊藏此為墨最濃而未見銀釘一為先伯文定家
藏墨淡而肥已有銀釘一為閩人仲信家藏亦非先
本一為潘氏維屏得故家物疑陳王本也淳祐癸丑

之夏予偶得鬻碑麈敗之帖兩卷人所不售者細視之真李廷珪墨打者也精神體致絶出前四本手自裝褫分為四册永為閣本之式以予草茅下士觧后而得中原盛時難得之帖亦大過分矣而敢望其全乎惟其不全故予得而寶之錫山尤公有云鳳凰一毛麒麟一甲終是希世之寶况已得十分之二矣天下之尤物豈盡出於金題玉𤩽中耶格古要論

王文肅所藏淳化祖帖每卷有臣王著摹及汪俊陳

知古等名紙墨極新好每卷法帖第一第二下有臣王著摹字漢章帝書遐邇下有二小字梁武帝下有一十三三小字唐太宗書下有裂紋第二卷鍾繇書多戎輅帖諸帖少見王珣少伯遠帖諸帖有張芝書處字不分二斷另作一行宣示表後多戎輅表十二行張華書有横裂文謝安書安字是楷字諸刻皆草字第三卷王渙之書反側左之等下有陳知古三小字又有三十八三小字山濤書有横裂紋羊欣書後

有汪俊刻三小字在欲何之左孔琳書有横裂紋歎
具傍增悒悒脚中四字何頼右有轉劇近明散未覺
益八字悒悒十二字傍添與今刻不同第四卷陳逵
書後有横裂紋又有四十三三小字歐陽書有横裂
紋第五卷智果書書評索靖俱全第六卷汝不可言
下有裂紋小佳更帖問字口有裂紋第七卷讓未知
如下有横裂紋七行篆書尾後有第七卷十六板終
七字八卷發盧帖後有莆田陳知古五小字月半帖

下有横裂紋六行尊夫人帖不字右有裂紋取卿帖知耳耳字有補痕第九卷思慈帖後有知古二小字思慈無往帖後有汪俊二十字第十卷臣王著模四字在獻之書旁求耳後篆尾前有第十卷三字在追求左第字與追字並十五板終四字與辰歳十一四字並與七卷尾字稍大六研齋二筆

二王府帖法帖譜系一則見前

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

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遺宫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又多木横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别也山谷集

大觀太清樓帖石刻鋪敘一則 法帖譜系一則俱見前

宋大觀間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蹟重刻於太清樓與淳化帖有數帖多寡不同其中有蘭亭叙皆蔡京標題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模勒上石

格古要論

陳繹曾云大觀帖蔡京模刻京沈酣富貴恣意粗率筆偏手縱非復古意賴刻手精工猶勝他帖益淳化之弟也同上

宋徽宗大觀年詔龍大淵等以内府所藏晉唐真蹟重加摹刻金石之工較淳化閣帖更勝容臺集

元祐秘閣續帖石刻鏽叙一則見前

太清樓續閣帖

太清樓續閣帖温陵劉燾無言摹刻工夫精緻亞於淳化肥而多骨求備於王著乃失之麤硬遂失風韻翰林要訣

黄山谷題太清續帖云劉燾箋題便不類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紹之矣由是觀之此帖必無言早年所書也格古要論

淳熈修内司本法帖譜系一則見前

淳熈祕閣續帖石刻鋪敘一則見前

宋淳熙間奉旨以御府珍儲刻石禁中卷尾題云淳熙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内司恭奉聖旨模刻上石陳繹曾云修内司武岡福州諸帖皆有可觀格古要論

慶歷長沙帖即潭帖法帖譜系一則石刻鋪敘一則俱見前

潭帖尤為坡公所賞以為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察爭求閣下本誤矣以予所見潭帖凡有數本有絕佳者有稍殘闕者有

行數不同者有漏落數行者時謂劉相刋二本一留
郡一藏家而後人翻刻於黔和等州者又不知幾本
也於十卷之末或題云慶歴五年或云八年或云六
月或云季夏或云模勒上石或無上石二字或云重
摹若以八年者為重模則五年下亦有重模字不應
一年内已模而復模也内第三卷山濤帖末有風筆
惻感之語容齋隨筆已歎其不成文容齋知其一爾
此卷謝發帖云執筆惻慼今至執字止濤帖云風尚

所勸今至風字止却移筆惻感三字在濤帖之後移尚所勸以下十九字在欣帖之後又第六卷右軍字先後失次尤甚帖字屢經臨模固已失真劉次莊釋文雖有未盡亦十得五六加以陳去非黄長睿施武子更迭考辨十得八九若潭帖逦悉顛倒而錯亂之幾成異域神咒矣往往刋帖之時不敢比擬尚方欲自為帖但異其行數可也亂其文理不可也豈劉公本非博雅或貴重不暇參校或希白雖工於模字而

拙於尋行數墨歟鐫刻雖工如不可讀何坡既推潭
勝閣近時陳師復善書亦於閣帖有異論余恐蘇陳
所見非真閣本爾真者或七八行為一板或十六七
行為一板皆李廷珪墨模印其黑如漆字尤豐艶有精
神蓋熈陵八法既高王著輩亦精其技標題可見非
希白敢望舊臨江非不善失之險薄刻削去閣本遠
矣帖家故當以閣為祖絳次之舊臨江次之潭又次
之武岡又次之臨江佳者可亂閣武岡佳者可亂絳

汝鼎樸野無以議為也余晚得一本乃以舊潭翦碎按釋文排比裝背歴歴可讀必一老士人舊物惜不令希白見之（後村題跋）

元陳繹曾云希白模刻潭帖風韻和雅血肉停匀但形勢俱圓頗乏峭健之氣蓋淳化之子也在潭之郡齋（格古要論）

曹士冕曰淳化閣帖既頒行潭州即摹刻二本謂之潭帖予嘗見其初本當與舊絳帖雁行至慶歴八年

石已殘缺永州僧希白重摹東坡猶嘉其有晉人風度建炎中長沙守城者以為砲石無一存者紹興間第三次重摹失真遠矣王氏法書苑

劉丞相私第本詳見前法帖譜系

長沙碑匠家本詳見前法帖譜系

長沙新刻本詳見前法帖譜系

長沙别本詳見前法帖譜系

三山木板帖詳見前法帖譜系

廬陵蕭氏本詳見前法帖譜系

黔江本詳見法帖譜系

宋秦子明於長沙摹刻僧寶月希白古法帖十卷載入黔江紹聖院乃潭人湯正臣父子刻石格古要論

蜀本詳見法帖譜系

臨江戲魚堂帖詳見法帖譜系　石刻鋪叙作清江帖

此帖在淳化翻刻中頗為有骨格者淡墨搨尤佳翰林要訣

正統二年佐歸省還家道過臨江府學見數碑埋沒路傍意其為戲魚堂碑也俾訓導同邑杜思昭起之果法帖也其餘碑刻度因紅巾盜起埋沒學傍土中惜無賢守令尋獲姑記所見以俟賢者王佐記格古要論

曹士冕曰劉次莊摹閣帖臨江用工頗精緻且石堅至今不曾重摹獨二卷略殘缺然拓本既多頗失鋒鋩今若得初本鋒鋩未失者當在舊絳帖之次新潭帖之上然其釋文間有訛處王氏法書苑

利州帖 詳見法帖譜系

北方印成本 詳見法帖譜系

泉帖

以淳化閣帖翻刻於泉州郡庠佐生也後無以考究模手洪武四年知府召任常性以劉次莊釋文叙而刻之我仁宗皇帝命取入秘府人不可得而見矣格古要論

澧陽帖 詳見前法帖譜系

絳帖

詳見前法帖譜系

曹士冕曰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舜臣用淳化帖重摹而參入別帖比今所見閣帖精神過之舜臣事力單微而自能鐫石雖井闌堦砌皆徧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或有長尺餘者舜臣死二子析而為二長者負官錢沒上十卷於絳州絳守重摹下十卷足之幼者復重摹上十卷亦足成一部於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百年之間重摹至再慶元間

予官守長沙嘗見舊宰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攜得舜臣元所刻本未分析時二十卷其家珍藏非得二千緡官陌不肯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發視今所摹者天淵矣王氏法書苑

東庫本詳見法帖譜系

亮字不全本詳見前法帖譜系

新絳本詳見法帖譜系　石刻鋪叙

絳帖十二卷第一卷孔子倉頡秦漢魏人書第二卷

晉南朝唐宋帝王書第三卷四卷晉人書第五卷六卷右軍書第七第八卷獻之書第九卷南朝隋唐人書第十卷晉何氏衛夫人及隋唐僧人書第十一十二卷宋名賢書此刻歲久不完崇慶初高汝礪為節度使又補完之增入顏魯公諸帖以壯忠義之氣且題於後今又不完存者五十七幅碑入晉王府不易得矣元編修陳繹曾云骨法清勁足正王著肉勝之失然駁馬露骨又未免羸瘦之病葢淳化之子今之

學者不見古帖得此亦可寶矣惜不完也王佐記格古要論

北本 詳見法帖譜系

又一本 詳見法帖譜系

武岡舊本 詳見法帖譜系及石刻鋪叙

武岡新帖 詳見法帖譜系

曹士冕曰武岡軍重摹絳帖二十卷殊失真且石不堅易失精神後有武臣守郡嫌其字不精采令匠者

即舊畫再刻謂之洗碑遂愈不可觀其釋文尤舛謬

然武岡紙類北紙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耳

驗其殘闕處自可見王氏法書苑

彭州本已見法帖譜系

彭州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類北紙格古要論

烏鎮本詳見法帖譜系

曹氏晁曰詳見淳化帖條下此乃板本非石也長沙

折府所藏二十卷摹刻頗精疑是此本第九卷復面

帖字誤而鶩羣帖止是微損字畫尚完此稍異於新

絳王氏法書苑

福清本詳見法帖譜系

資州本詳見法帖譜系

不知處本詳見法帖譜系

木本前十卷 又木本前十卷俱見法帖譜系

蔡州帖

曹士冕曰上蔡臨模絳帖上十卷雖比舊絳帖少下

十卷而迴出臨江長沙之上予嘗見於長沙兩府劉
羲家王氏法書苑
蔡州臨摹絳帖上十卷刻石出於臨江潭帖之上格古要録

汝帖

宋來汝踰年吏民習其踈拙不甚諉以事閑閤蕭然
奉親之外獨念棄日偶得三代而下訖於五季字書
百家冠以倉頡奇古篆籕隷草真行之法畧具用十

二石刻寘坐嘯堂壁其論世正名於治亂之際君子小人之分每致意焉識者謂之筆史葢使小學家流因以愽古知義不特區區近筆硯而已大觀三年八月上丁敷陽王寀記寀字輔道本跋寶刻叢編

頃在洛中聞汝州新鐫諸帖謂之汝刻其名已弗典矣意謂其彙擇必佳及見之乃大不然雜取法帖續帖中所有者時載之又珉玉間遻不能辨也此猶無害至其集古帖及碑中字萃為偽帖并以一帖省其

文別為帖語及强名者甚多稍識書者便可别之如
以逸少帖春秋輙為患不得北軍問遠近清和等語
乃摘取北軍遠近春秋等字集為一帖强為王衍書
以續帖中諸縣故佳字强名為王楨之書取汝州東
漢州輔碑中數字强名為蔡中郎書取衛州魏孝文
弔比干文中數行强名為崔浩書如北齊碑便目為
温子昇後魏碑便目為沈法會如此者甚多且如弔
比干文魏孝文作而崔浩之死在太武時乃目為浩

書其不稽古如此至若張華帖内雜以寳章集中王慈字薛稷帖中雜以法帖内子敬字皆集成之字意全不相屬取王筠帖中和南清豫一帖疑有闕文如是者不可具載幸世尚多古帖極有未傳者自可刻其全篇何必區區作偽以誤後學但貽識者嗤笑耳汝州既以石十餘刻之而越州復傳其本又刻之二州之石殊可弔也信知識真者少何足怪云東觀餘論

汝州帖乃摘諸帖中字牽合為之每卷後有汝州印

後會稽重摹之謂之蘭亭帖格古要論

汝帖十二卷第一卷三代金石文八種第二卷秦漢三國人書十五種第三卷晉南朝帝王書第四卷魏晉九人書第五卷晉人王郗桓三氏書第六卷二王書并洛神賦第七卷南朝十人書第八卷晉胡北朝十二人書第九卷唐三朝帝后書第十卷唐歐虞褚薛書十一卷唐李顏韓賀柳李六臣書十二卷韓愈及五代諸國七人書其石不佳諸帖中最低者也格古

要論

淳化閣帖出而其子裔最良者為大觀為潭絳戲魚、堂修内司而其最下者為汝蓋王寀輔道守汝州因徧搜諸碑帖篆分隸草而節取之自皇頡夏禹以至錢忠懿郭忠恕得十二卷其所留淳化亦不過十之一二自以為甚博而甚精而不知其所得者多虎賁重儓之類耳且自以險急偏傾之勢發之石理麤而刻工拙第其刻在汝今尚可搨耳弇州山人藁

武陵帖 即鼎帖 法帖譜系一則石刻鋪叙一則俱見前

武陵帖二十卷較諸帖增益最多中間有右軍黃庭經他本所無慱而不精殊無足取格古要論

今年春正吳閭得王百穀所藏宋搨絳帖頃攜以自隨疑為澧州帖觀其每數十行輒有武陵二字又疑為鼎帖及入常武署中繙閱第一卷以宋太宗為弁跋曰太宗皇帝御筆在絳州摹為諸帖之首後有款名曰鼎州提舉曰沅州判事常為鼎州而武陵其附

城邑也乃為鼎帖特為絳州二字所誤而世人只知有絳帖遂誤名為絳帖耳（容臺集）

星鳳樓帖

星鳳樓帖宋尚書趙彥約刻於南康雖衆刻重模而精善不茍（格古要論）

曹士冕模刻工緻有餘清而不濃亞於太清樓續帖也（翰林要訣）

玉麟堂帖

汴人吴琚居父模刻穠而不清多雜米家筆仗益琚日臨古帖字類米芾故也翰林要訣

寶晉齋帖

宋曹之格模刻星鳳之孑在諸帖中為最下今佳帖難得學者賴此得見晉唐彷彿耳翰林要訣

宣德九年佐録因至無為州學見此碑散亡不完命諸生拓其存者六七碑字多米芾元章所書米友仁題其後云羲之七帖先臣芾中年所臨此字有雲煙

卷舒翔動之氣非善雙鉤者所能得其精妙刻石者不能形容其一二也紹興六年丙辰十二月初七日臣友仁審定凡卷首寶晉齋法帖卷第幾俱篆字末有右曹氏家藏真蹟識以大圖書 格古要論

羣玉堂帖 詳見石刻鋪叙

羣玉堂帖宋韓侂胄刻所藏遺跡最多後亦有宋人書 格古要論

賜書堂帖

賜書堂帖宋宣獻公綬刻於山陽有古鍾鼎識文絕妙但二王帖未精石已不存後有重模本格古要論

甲秀堂帖

甲秀堂廬江李氏刻前有王顔書多諸帖未見後有宋人書亦多格古要論

二王帖

二王帖宋許提舉開刻於臨江模勒極精

鳳墅帖

曾宏父刻 詳見石刻鋪敘

世綵堂帖

廖羣玉以淳化閣帖絳州潘氏帖二十卷並以真本書丹入石皆逼真又刻小字帖十卷則皆近世如盧方春所作秋壑記王茂悅所作家廟記九歌之類又以所藏陳簡齋姜白石任斯菴盧柳南四家書為小帖所謂世綵堂小帖者世綵廖氏堂名也其石今不知存亡矣 癸辛雜識

東書堂帖

周府臨淳化閣帖增以宋名人法帖凡二十卷（格古要論）

寶賢堂帖

晉府靖王以絳帖增入（寒山金石林）

停雲館帖

第一册晉唐小字第二册唐摹晉帖附李懷琳第三册唐孫過庭書譜第四册唐人真跡帖第五册宋名人帖上第六册宋名人帖中第七册宋名人帖下第

八册元趙文敏帖附趙彦徵第九册元名人帖第十册國朝名人帖第十一册祝允明帖第十二册文待詔帖寒山金石林

蘆橋帖五册　二王六十帖　青華閣帖　真賞齋帖

西麓堂帖　萬玉齋帖二種已上六帖俱見寒山金石林

小字法帖跋

右小字法帖者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以官法帖私自模刻於家為别本以行於世余因分以為類散入

集録諸帖而程邈衛夫人鍾繇王廙宋儋皆以小字為一類於此余嘗辨鍾繇賀捷表為非真而此帖字畫筆法皆不同傳模不能不失本體以此真偽尤為難辨也六一題跋

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别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時有可佳者因又擇其可録者分為十餘卷以入集目聊為一時之玩耳其小字尤精故録於此集古録

跋十八家法帖

右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葢書者十八家爾而流俗又自有羲之十八帖然皆出於官法帖也太宗皇帝時甞遣使者天下購募前賢真蹟集以為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貳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耳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為難得此十八家者葢官法帖之尤精者也余

得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頗真今世人所有皆轉

相傳模者也六一題跋

跋晉賢法帖

右晉賢法帖太宗皇帝萬機之暇留情翰墨嘗詔天下

購求鍾王真蹟集為法帖十卷模刻以賜羣臣往時

故相劉公沆在長沙以官法帖鏤板遂布於人間後

有尚書郎潘師旦者又擇其尤妙者别為卷第與劉

氏本並行至余集録古文不敢輒以官本參入私集

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尤者散入録中俾夫啟帙披卷者時一得之把翫欣然所以忘倦也 六一題跋

法帖通解序

法帖者太宗皇帝時遣使購募前代法書集為十卷摹刻於板藏之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詔以一本賜之其後不復賜世號官帖故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賜帖摹刻二本一置郡帑一藏於家自此法帖盛行於世士大夫好事者又往往自為別本矣今可見者潭絳

二郡劉丞相家潘尚書師旦家劉御史次莊家蔣世章家凡六本雖有精粗然大抵皆官帖之苗裔也頃為正字時見諸帖墨蹟有藏於祕府者字皆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如刻木之枯槁也葢雖官帖亦其糟粕耳又當時奉詔集帖之人茍於書成不復更加研考頗有偽蹟濫厠其閒至於標題次序乖錯逾甚士大夫以字畫小技莫有論次之者投荒索居無以解日輙以其灼然可考者疏記之疑者闕之名曰法帖

通解云秦淮海集

跋陳簡齋法帖奏槀

德壽皇帝嘗論近世絳帖已少錢希白所臨潭帖為勝臨江帖失真遠矣又淳化帖大觀帖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風骨意象俱存今觀故參知政事陳公與義為侍從時奉詔定法帖十卷釋文一册其間稍辨劉次莊之誤殆臨江或潭帖歟陳公字畫清簡類其詩文紹興初缺步中朝故特承

善誘知人堯哲茲可觀其緒餘淳熙七年正月十四日周某為起居舍人木待問題（益公題跋）

跋法帖逸少書後

玉局翁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知爭購祕閣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僕謂此語固當亦有不然白摹書真似騎生馬不暇施鞚勒時有驟跌不害其妙處但搨字要當如陶華陽摹楊許書法乃佳爾此本僕幼學者

戲書其後　東觀餘論

為張濳夫書官法帖

觀書似相家觀人得其心而後形色氣骨可得而知也古人大妙處不在結構形體在未有形體之先其見於書者託也若求於方直横斜點注折旋盡合於古者此正法之迹爾安知其所以法哉淳化中詔以祕閣所藏書入石又以翰林待詔王著摹字求其書法之外各有異處殆不可得至於行筆利鈍結字疎密

時可見之然决磔鈎剔更無前人意皆著之書也其後得祕閣墨書校其字畫皆硬黄摹書至有墨色煙落或以重墨添暈當著奉詔時其所摹搨皆略放其大體而私以筆畫成之宜其用筆略無古人遺意不足異也觀王洽書逸少謂不減己落簡揮毫有郢匠成風之勢王珉書獻之謂騎驢駸駸欲度驊騮前今視官帖二人書畫雅有相類而洽更自劣弱珉書則與子敬更不可辨皆硬黄偽誤失真而摹傳者遂成

一體也今人不知其故憑石本便評定書畫至於放言立論更無疑處此與觀景而論形神以為某勝某劣何以異哉廣川書跋

為方子正書官帖

世疑官本法帖多弔喪問疾葢平時非問疾弔喪不許尺牘通問故其書悉然余求之故不當爾也唐貞觀嘗購書四方矣一時所得盡入秘府張芝鍾繇張昶王羲之父子書至四百卷漢魏晉宋齊梁雜蹟又三

百卷惟喪疾等疏比之凶服器不及入宮故人間所得者皆官庫不受者也唐世兵火亦屢更書畫湮滅不能存其一二逮淳化中詔下搜訪已無唐府所藏者矣其幸而集者皆唐所遺於民庶者故大抵皆弔問書也 廣川書跋

評帖

劉後村先生云閣帖為祖絳帖次之臨江又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絳臨江

佳者可亂閣東坡推潭帖勝閣帖韓侂胄家閱羣玉堂帖字好薛紹彭亦有家塾帖好輟耕錄

説者謂宋南渡以前帖有六本其後模刻以傳者益多絳潭泉汝四帖在焉然泉汝不及絳潭今潭帖已亡絳帖取歸祕府不可得矣格古要論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四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張泰